

第
八
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近代史 资料

知识产权出版社

近代史資料

一九五六年 第一期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輯

和知识产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10

(近代史资料. 第八册)

ISBN 7-80198-588-5

I. 近... II. 中...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2751 号

近代史资料 第八册 Jindaishi Ziliao

编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

责任编辑: 范红延 兰 涛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nipr.com	邮 箱:	zscq-bjb@126.com
电 话:	82000860 转 8324	传 真:	010-82000890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4.875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	103 千字	定 价:	4000.00 元 (共 100 册)

ISBN 7-80198-588-5/K·00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近代史资料》丛书出版前言

《近代史资料》创刊于 1954 年，至今已出版 114 期，现知识产权出版社将本刊自创刊号至 100 期结集重印出版，实为中国近代史学界办了一件很有学术价值的大好事。

《近代史资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刊物之一。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本所成立之初，范文澜所长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组织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同时，于 1954 年在本所成立以荣孟源同志为主编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郭沫若院长亲自题写了刊名。

《近代史资料》作为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新中国建立后国内唯一专门刊载中国近现代史文献资料的期刊，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和推动其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一定声誉。但它曾两度停刊和复刊，且由定期改为不定期，致使一般读者和科研单位，很难将已出各期搜集齐全，今百期结集重印出版，实有必要。

近代史研究所历来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并以此推动学科的建设发展，特别是范文澜、刘大年、黎澍、李新等前辈史学家，对此备加关注。《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就是在范老直接关心指导下成立的。

自创刊以来，《近代史资料》陆续刊出 1840 至 1949 年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民俗风情、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史料，其中有档案、函电、日记、

著述稿本、回忆录、访问记、调查报告、照片、拓片等原始资料，还有年表、统计表及资料考证著作，以及外文相关资料的译文。《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从创立至今，以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为主旨，编辑《近代史资料》期刊，仅是该室任务之一。很多列为国家、院、所重点项目的大型资料丛刊、资料集，都是历届所领导提出课题任务，《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牵头承担，并组织所内外专家学者完成的。这类专题资料集均先后多次获得国家和社会科学院的图书奖、优秀科研成果奖及省部级奖项。所以说在此五十多年间，本室共编辑出版了约 1.1 亿字的史料书刊，这包括期刊、专刊、大型丛刊、汇编、资料集等数十种，其中如《近代稗海》、《北洋军阀》、《抗日战争》等大型史料集，所收入的多为稿本、孤本、珍本和中外文档案文献资料，深受学界、学者的关注和好评，成为学者和教学单位的重要参考用书。

然而，因为这些史料书均出版于多年前，坊间早已很难寻觅到它们的踪影了。作为几十年从事近现代史料编辑工作的老编辑，我衷心地希望这些丛刊或资料集也能有重印和再版的机会，若有可能再版，实乃嘉惠学林之善举，功德无量。

章伯锋

写于 2006 年 11 月 10 日

編者的話

本期四篇資料，前兩篇和全部插圖均為中國人民反帝鬥爭的資料。

一九〇五年反美愛國運動是普及於全國各地各階層的人民愛國運動。當時刊印的資料很多，除本期所載書目以外，湖南、雲南各地均有傳單和書刊印行，廣東還有流行的歌詞和劇本，這些資料應該廣為收集，但一時難以做到。一九〇五年反美愛國運動，系根據一部分資料摘要抄錄輯成。這些資料說明一九〇五年中國人民反美愛國運動的概況；和當時各階級的态度及其鬥爭的情況；而且也說明這一次羣眾運動推動了民主革命運動的發展。通過反美愛國運動，報紙上公開刊登「勿依賴清政府」，指斥清政府專制賣國；各階層人民紛紛建立羣眾性的團體，公開宣佈「廣開會議，聯絡全國」，可為異日自治自立之基」；一九〇五年是義和團反帝運動後新革命高潮的起點，是推動民主革命運動發展的力量之一。本編遺漏了的重要資料以及其他缺點，希望讀者補充和指正。

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我國，是我國近代史上的重要問題之一，但是有系統的編輯這一方面的資料尚不太多。一九〇六年南昌教案資料輯錄，說明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我國的事實，也說明在這樣的鬥爭中清朝政府是投降侵略者的，而人民是反抗侵略者的，走着兩條相反的路線。反帝鬥爭是我全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在反抗帝國主義分子教士王安之的鬥爭中，教民也參加了，被清政府永遠監禁的吳老五就是「向奉天主教」的，足証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們所謂「教案」為

「民教不和」或「平民鬧教」，是歪曲我國人民的反帝鬥爭。一九〇六年南昌教案僅是許多教案中的一例，還有許多重要教案的資料以及許多帝國主義利用宗教外衣侵略我國的重要史實，正需要歷史工作者來研究。本刊發表這一篇資料一方面為歷史工作者提供一點參考資料，一方面要求歷史工作者和廣大讀者把這一類材料整理和公佈出來。

山東假獨立資料係研究辛亥革命的有用資料之一。這些資料不但揭露了袁世凱、孫寶琦等人的罪行，也揭露了武昌起義後各帝國主義的所謂「中立」，却是勾結並支持袁世凱等向革命進攻，陰謀破壞中國人民的革命。辛亥革命杭州光復別記系對本刊創刊號發表的幾篇記載杭州革命資料的校訂。本刊希望讀者協助把辛亥革命時期帝國主義破壞中國人民革命的事實整理發表；更希望參加辛亥革命的老先生把自己親見親歷的事實敘述出來供大家參考。

本刊從本期開始，除特殊的原始資料外，一律使用簡體字。所謂特殊的原始資料，系指改動字體即失去本來面目而影響歷史研究工作，如太平天國文獻等。

目 錄

編者的話	 (一)
一九〇五年反美愛國運動	 和作輯 (一)
一九〇六年南昌教案資料輯錄	 羣力輯 (九二)
山東假獨立資料	 卞孝萱輯 (二〇)
辛亥革命杭州光復別記	 斯道卿述 (二四)
圖片 一九〇五年反美愛國運動八幀	
一九〇六年南昌人民反帝鬥爭圖一幀	

一九〇五年反美愛國運動

和作輯

- 一、美帝國主義虐待華僑的概況
- 二、反美愛國運動的發起及其進行辦法
- 三、全國展開了反美愛國運動
- 四、美帝國主義勾結清朝政府破壞反美運動
- 五、買辦階級的破壞和資產階級的動搖妥協
- 六、中小資產階級、手工業者 and 農羣衆堅持反美愛國運動

編者按：一九〇五年抵制美約運動，是普及於全國各地各階層的人民反美愛國運動，這次愛國運動打擊了美帝國主義，也阻止了清朝政府簽訂中美續約。本文係輯錄時報、女子世界、同胞受虐記、中國抵制禁約記、實叻抵制美約說、山鐘集與其他書刊而成。從這些資料中，可以了解這一次反美愛國運動的一般情況和各階級的态度。歷史科學工作者如欲深入研究，還須補充資料，為此，文末附錄書目略供參考。

一、美帝國主義虐待華僑的概況

(一) 美帝國主義虐待華工的歷史

十九世紀末期，美帝國主義虐待華工日甚一日，並擴大為虐待一切華僑以及路過美境的中國人。一九〇四年末中美舊約期滿，美帝國主義企圖在新訂條約中繼續保持虐待華僑的條款。因此，激起中國人民的反抗，一九〇五年展開了全國性的反美愛國運動。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各地華僑報紙和國內許多報紙，都刊載着美帝國主義虐待我同胞的实况，並出版了一些書籍。據書報中所記載的史實是这样的：

「加鐸寬尼省 [California] 以下簡稱加省」在美國的西部，……本來是墨西哥養牛羊的場，……後來被美國人搶了來，却也沒有什麼用處。直到中國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有人傳說這個地方出金很多，有幾個資本家得了這信，立刻拼股本立公司，要去開採。」但是招不到工人，「那時有一個華人在洋船上充當水手，偶然上岸逛逛，看見有人在那裏挖金，就棄了本業幫同作工。不到幾個月得利很多，就趁船回國勸他的親戚朋友到美國去挖金，所以從此到美國的華人就漸漸多起來了。起初那些招工不着的資本家听得我們中國人到了許多，就渡過了太平洋索性來請我們華人。華人就與他講明工價，訂立合同，陸陸續續應他們的招請。」（「同胞受虐待」記三一四頁。

那時華工到達美國，「每人每月的工資大約五六十元，工頭每月百元。這些都是開金礦的。以外還有開煤礦的、開銀礦的，工錢也差不多。但是這種礦質有的在深山當中，要開上幾百尺深的井，穿過那鎔結熱變水成的各樣石頭方才到底，有時候碰着火險烈烈轟轟，就性命不保了。有的在大水旁邊，要到河底下摸，連砂帶泥的一同挖起來，若是水性不大熟悉的人，勉強多做些時候，只要一點兒不當心就不免葬身魚腹了。唉！總算起來，開礦的華工死在這種地方的也着实不少。每年替他採出來的金銀銅鐵石炭等類，何止億兆京垓的噸數。如落机山 [Mt. Rocky] 西面的紐哈司 坐罗 金礦、高路 金礦、沙嘎敏 多銅鐵礦、阿尔漫騰 的大水銀礦、落机山 东面的尼法達省 [Nevada] 金穴礪砂礦、宜納 [尼法達省 大邑] 金銀礦、雲麗 墨机五金礦、戈阿達 南金礦北銀礦、拔地 尔馬田 [譯言战山] 銀銅礦、田利 加銀礦在波里雪、嘎合 銀銅礦，以上尼法達省。呀耳馬 煤礦在伊尹士頓，倭頓 [Ogden] 煤礦，葉骨 煤礦鐵礦，華茶 治机器局煤礦，以上近鹽湖城 [Salt lake city] 諸礦，其餘不是華工 開採的並不在內。這些礦產難道还不是拿我們華工 的性命換得來的麼！至於拿他的工錢也寥寥得極，譬如有一個礦，每日出煤二千噸，每噸值銀七元一毫七忽，華工 不过分他六毫三忽。是華工 工頭廖某 講的。各礦的工錢大概總差不多的。如此看來，華人 何嘗辜負美人 呢。就是桑港 [San Francisco] 到倭頓 [Ogden] 那一条一千八百里的大鐵路，是矢成公司 興

〔一〕美國 資本家用各種欺騙、拐帶、綁架等無恥手段誘騙中國 勞動人民去美國。一八六八年與清朝政府簽訂條約，第五款說：「大清國與大美國 切念民人前往各國或願常住入籍，或隨時來往，總听其自便，不得禁阻。」（籌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六十九卷二十葉。）

造的，足足費了四十年的工夫，開地道、鑿山洞、搭鐵橋、填土石、挖陰溝、排枕木這些拖泥帶水抬粗扛重的事件，都是華工做的。……墾荒田、築道路、開果園、種樹木與那捲煙、織布、洗衣、打纜、做靴鞋、養牛羊，無一處不用華工。從此愈推愈廣，各項的商業工業便大大地兴旺起來，把偌大一個加省竟變得花團錦簇繁華無比，這都是中國人一點一點的血，一粒一粒的汗來鋪成功的。」同胞受虐記四—六頁。

起初去美國的華工，只有廣東人，後來各省的人都有，在同治末年，「每年出去的人總在十萬左右。在舊金山一埠共造了六個會館、一條大唐人街。」同胞受虐記七頁。

「千八百七十七年光緒三年，加錫寬尼之產業界忽入於恐慌時代原註略，一切股票盡皆下落，全省騷然。貿易不振，工事頓乏，所有工價隨而暴跌。」（二）梁啓超：『華工禁約記』這時工人大批失業，其不失業者，工資也大为降低，「每日一元的減成了六七角」。李圭游覽隨筆。「頂苦的是我們華工，若說要回來，沒有剩下這宗大盤費，……若說不做工，又要活活餓死……」。同胞受虐記六頁。

美國工人為了反抗資本家愈來愈甚的剝削和壓迫，到處舉行了大罷工，只舉其規模大的，就有一八七五年賓夕法尼亞[Pennsylvania]煤礦工人大罷工，一八七七年賓夕法尼亞鐵路工人大罷工等等。美國資產階級一方面是血腥地屠殺工人，鎮壓罷工；另一方面使用陰謀詭計，欺騙工人，緩和工人的

「（一）一八七三年美國爆發了週期性的經濟危機，一直繼續到一八七八年。加州的繁榮原來是建築在投機事業上的，在這一危機中所受影響特別大，最嚴重的一年就是一八七七年。」

反抗。排華運動即是美國資產階級轉移美國工人視綫的陰謀之一。

一八七七年「年底，必珠卜市 [Pittsburgh] 大家同盟了歇工不做」^{〔三〕}，全【美】國工人聽見了這個消息都道很好，在那加省的越覺附和得兇，這是不消說了。正在鬧得認真的時候，忽有一個無賴叫做奇亞尼 [Dennis Kearney]，他从前本是个小小商家，頭頭撞不着，幾個本錢折得乾乾淨淨。^{〔同胞受虐記八頁〕}這個無賴「因投机全歸失沒，乃發憤學演說，欲投身於政治界。」^{〔梁啓超：華工禁約記。十月間他組織起一個沙地黨 [Sand-lots]，明明是資產階級的陰謀集團，却冒稱「加里福尼亞工人黨」。奇亞尼到處演說，煽動美國工人排斥華工，竟胡說美國工人失業和生活困苦的主要原因是華僑到了美國。他每次演說的最末一句都是狂叫「中國人滾出去！」〕}

最初美國所謂「招請華工」，實為拐騙華工。據古麗芝 [Mary Roberts Coolidge] 說，「香港是誘騙華工的基地，美國資本家在華南沿海地區散放傳單和圖片，渲染舊金山的富庶，誘騙華工到美國去當苦力。一八五〇年從香港載華工到加州的船共有四十四艘，每艘都載五百人。」^{〔古麗芝：中國移民一九〇九年出版一八頁〕}這些華工到達香港以後就受美國虐待，沿途痛苦更不必說，到達美國，多被賣作苦力。華工在美國，地位等於奴隸，工資比本地人少一半，納稅比任何人都多。被抑勒的事情更是層出不窮，「如華民與本地人爭訟，即華民被屈，若無本地人作証，官不准理。」^{〔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一帙志剛日記〕}一八五七年加州的報紙記載：「五年以來，華人為人謀殺者不下數百，皆我州亡命之徒所為。蓋謀殺

〔三〕 賓夕法尼亞鐵路及其他鐵路大罷工，也包括必珠卜車站。

華人之事，無日無有。而罪人斯得，明正典刑者，最多不過兩三次，猶有反對白人為華人抵償者。」
密亨利：(Henry F. MacNair) 華僑志 岑德彰譯 一三八頁。一八七三年以後，美國資產階級煽動种族仇視，轉移工人反抗資本家的鬥爭，就由流氓政客鼓吹排斥華工。一八七六年美國共和黨民主黨競選，都以排斥華工為競選的宣傳題目。沙地黨的活動即美國資產階級活動的一部分。

沙地黨時常聚眾騷動，往唐人街投擲炸彈，殺人放火，殘害華僑。美國官府「非但不敢禁止他們，還要巴結他們，所以選舉議員的時候他們黨裏竟佔了一半，就大改本省〔加省〕的憲法。那新憲法裏頭，頂要緊的就是苛禁華工人，諸君細細听着：

「一、凡各公司不許用中國人，即有前此經與中國人定合同者亦作為廢紙。

二、凡中國人不許有選舉權，不許受雇於公家職業。

三、議院須定條例以罰招致華工之公司。

四、中國人在美國者，當設種種例規限制之，苟不遵例，即逐出境。」〔四〕

「這個憲法句句朝着我們中國人說的，……那般會黨就無法無天的橫暴起來，碰着華工，不是扭住辮子來打，就是拾塊磚石來打，嘴裏還罵道：『不欺你們，還欺那個！就是打死了你們，怕你做甚。不要說你們國裏的人像死人多口氣，外面的消息不會曉得；就是曉得了，也像耳邊風一般，不來睬你一睬。』」華人關門不出，那些美國流氓「有時候還要到家裏來搶劫」。〔同胞受虐記九一一頁。〕

〔四〕此處所引一八七九年加省憲法，根據梁啟超華工禁約記校改。

後來「美國的百姓覺得奇亞尼的說話和自己也沒有什麼好處，漸漸有厭他的意思，沙地党便衰敗下來。」可是美國政客們都代表資產階級，仍是虐待華僑，「到了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年〕，訂了什麼北京條約，說什麼定定人數，限限年數，照外面看起來，還沒有什麼不許去的話」〔五〕。不料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年〕他竟頒行限禁華人例案十五條，那班工党〔六〕自然越覺胆大了，沒事端端捉住了華工，要殺就殺，要砍就砍，拿華工的性命看得來不值一文。」〔同胞受虐記一二頁〕。

「到了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三月裏，美國外部拟定了限制華工條約四條，第一條說道：『這個條約二十年為限』。第二條說道：『已經在美國的華工，有父母妻子在美國的，或產業值到一千左右的方可來去；不過在動身地方要詳細報明稅務司，稅務司要照現在的例，或後來再定的例。』」第三條說道：『這個約內只禁華工，其餘的官員學生商人游歷教習等，總可來去听便無一點阻碍。再有華工到別國去的也是不禁，只要照美國隨時定的章程。』」〔第四條略去。送到新任的欽差張蔭桓那邊，他看

〔五〕一八八〇年中美續修條約（即北京條約）第一款說：「大清國大美國公同商定，如有時大美國查華工前往美國或在各處居住實於美國之益有所妨碍，或與美國內及美國一處地方之平安有所妨碍，大清國准大美國可以或為整理，或定人數年數之限，並非禁止前往。至人數年數總須酌中定限，係專指華人續往美國承工者而言，其餘各項人等均不在限制之列。所有定限辦法，凡續往承工者只能令其按照限制進口，不得稍有凌虐。」第二款說：「中國商民如傳教學習貿易游歷人等，以及隨帶並僱用之人，兼已在美國各處華工，均听其往來自便，俾得受优待各國最厚之利益。」（商務印書館編國際條約大全上編卷六第九頁。）

〔六〕「工党」不是美國工人階級，而是美國資產階級。

了也無可如何，要請美國政府來改，他們又只是不肯，直拖到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駐美欽差楊儒方才來訂定條約，這人也很不明白時勢的，只有第一條改成了十年，其餘仍然照舊。在美國人取巧的地方，像『現在的例』、『再定的例』、『隨時定的章程』幾句，一點也不曉得挑剔，從此美國益無忌憚，只管加添私例了。前後總算起來統共有一百五十餘條，做到尽头地，不論那樣中國人，要入美國的境界，總沒有一人不受他苛待了。他一發心狠起來，連那已經在美國的人都要想一齊滅盡，便把檀香山的唐人埠燒得寸草不留，華人失去財產二百餘萬。而且嚇死的，受驚成病的也不知其數。『同胞受虐記二二—一四頁。』

（二）美帝國主義虐待我同胞的慘狀

美帝國主義虐待我同胞的事例，擢髮難數。茲就同胞受虐記與時報所載者略舉幾例如左：

「唐某到檀香山讀書，照各國的例，學生本來極其看重的。那知道美官竟千方百計要他立刻就回，後來從中國駐紮檀香山的領事立了保票，才放他到木屋裏去。領事就去告訴中國欽差伍廷芳，拿那約中學生不禁的一條，与他相爭，一來一往已經過了幾個月，等到允許上岸，他受了海邊的瘴氣，一直就送到醫院裏去，不料受病已深，醫藥無效，竟是一命嗚呼。」（凌潛夫演說稿，同胞受虐記二三頁。）

「張蔭桓欽差，前年到英國賀英王加冕的喜，路過美國，其時香港瘟疫正盛，照美國私例，不論老小男女，總要入瘟房脫光身體，用硫磺水薰浴，不過張欽差一人得免，其餘參贊隨員，一概受過此

辱，這是連官員都虐待起來了，何況我們小百姓呢！所以美人驗華人疫症还有一个普通的私例，與別國大不相同，別國總用一着水銀針來試驗的，他獨用一座硬的平方木器，手脚不能展動，如同中國審問囚犯時上刑具的一般。那監督進出的洋員，又時常舉槍恐嚇，每每小兒婦女，有受驚成病的。」

時報，同胞受虐記二二—二四頁。

「舊金山中國領事館武員譚錦鏞，在光緒二十九年七月二十日（一九〇三年九月十一日），為公事到會館，事完歸來，路上碰着巡捕吉林馬，起頭還不过嘲笑嘲笑，後竟揮拳打來，譚亦格手相交，巡捕看看招架不及，就吹號叫，招西捕多人，拿譚弁的髮辮結在路燈的鐵柱上，再加了手拷一付，坐小車送到捕房。那時已經半夜了，中國代理總領事官鍾寶倖太守得了這信，邀集華商具保釋放。明日總巡捕審問吉林馬，鍾領事也來，吉林馬一味胡言，硬說譚弁不好，總巡捕說道，這件事體已經入案，要等審事衙門辦理了。譚弁有口難分，一肚子的怨氣，沒地方出去，就於廿四日夜，在臥房裏開放煤氣燈管，吞吃煤氣而死。」舊金山華字報，同胞受虐記二四—二五頁。

「梁渡是到美國讀書的學生，在今年正月十九日（一九〇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從上海動身，抵了桑港就有官醫生下船驗疫，驗疫時不过看看眼睛就去了。到第二日接着他的同學來信，說他有目疾不準上岸，關上已經批准官醫生的話。他開了極其詫異，立刻寫一封回信送給他們，說道：『在上海下船的時候，上海醫生已經驗過，在船上又經船上醫生驗過，總說無病，何憑空捏造這話。』大約他受了二三十天的風浪，行過了一萬九千七百五十多里的海道，一路上千辛万苦，早起晚眠，總不免帶些